

Studies of Underwater Archaeology

水下考古学研究

第二卷
Volume 2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

Studies of Underwater Archaeology

水下考古研究

第二卷
Volume 2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水下考古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集刊,现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印,拟不定期出版。本卷为第二卷,刊发18篇论文,内容涉及东南亚海域沉船及出水文物研究、东非水下考古新发现、中国古外销陶瓷与海外贸易史研究、出水文物保护、欧洲船舶考古与历史等方面,是一本以水下考古学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学术集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下考古学研究.第2卷 /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3-049560-0

I. ①水… II. ①国… III. ①考古技术—水下技术—丛刊
IV. ①K854.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9575号

责任编辑:李 茜 / 责任校对:张凤琴

责任印制:肖 兴 / 装帧设计: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5 1/2

字数:734 000

定价:3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柴晓明

副 主 任 宋建忠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大民 权奎山 孙 键 吴春明 宋建忠

张 威 林 果 杭 侃 赵嘉斌 柯 兰(法)

姜 波 栗建安 柴晓明 徐光冀

执行主编 孟原召

Contents

- 001 | 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广东青瓷 谢明良
On the Guangdong Celadon Wares from the Belitung Shipwreck HSIEH Ming-liang
- 021 | 关于所谓“的惺号”及其出水文物的一些意见 陈国栋
Some Thoughts on the So-called “Tek Sing” Wreck
and Its Marine Artifacts CH'EN Kuo-tung
- 045 | 9~14世纪南海及周边海域沉船的发现与研究 童歆
Findings and Researches of Shipwrecks in South China Sea
and Southeast Asian Waters, 9th to 14th Century TONG Xin
- 102 | 关于奥美尼角沉船遗址的初步认识 邓启江 张辉 曾瑾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Ngomeni Ras Shipwreck Site
DENG Qi-jiang / ZHANG Hui / ZENG Jin
- 119 | 景德镇阳府山明代窑址瓷器之考察 陈冲 刘未
Study of Porcelains from Kiln Site of Yangfushan in Jingdezhen of
Ming Dynasty CHEN Chong / LIU Wei
- 138 | 肯尼亚蒙巴萨耶稣堡出土克拉克瓷的便携式XRF产地研究 崔剑锋 徐华烽 秦大树 丁雨
Provenance Study Using Portable XRF Analysis of Kraak Porcelains
Found in Fort Jesus, Mombasa, Kenya
CUI Jian-feng / XU Hua-feng / QIN Da-shu / DING Yu
- 150 | 从玲珑瓷看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 林梅村 马丽亚·艾海提 沈颢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World: a Perspective of
Linglong Porcelain LIN Mei-cun / Maliya AIHAITI / SHEN Xie
- 158 | 赐赉抑或贩卖?
——关于海外留存元代青花瓷输出性质的一个思考 黄珊
Gift or Exported Porcelain?
—A Study on How Blue and White Spread Overseas in Yuan Dynasty
HUANG Shan

- 171 | 澳门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 马锦强
Research on Chinese Ming Dynasty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s Found at Macau
MA Kam-keong
- 205 | 海洋出水有机质文物的保护
——以木材和谷物为例 〔韩〕车美永
Conservation of Waterlogged Archaeological Organic Objects Excavated Underwater
—Focused on Woods and Grains
CHA Mi-young
- 227 | The Naval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Fujian Style Sailing Junks, an Overview XU Lu
福建古代造船技术略论 许路
- 259 | Introduction: Of Ships and Men
Paola CALANCA / Pierre-Yves MANGUIN / Eric RIETH
“船与人·欧洲船舶考古与历史” 专题论文导言 柯兰 莽甘 李特
- 265 | The Maritime Cultural Landscape: An Introduc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Coastal Cultures Christer WESTERDAHL
海洋文化景观：国际视野下的海岸文化导论 克里斯特·维斯特道尔
- 288 | Nautical Ethnography as an Aid to Understanding the Maritime Past Seán McGrail
航海民族志对理解海洋史的作用 肖恩·麦克格雷
- 304 | Widening the Scope and Refining the Methods of Maritime and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The Roskilde Case - Viking Ships from Excavation to Full-size Sea Trials
Ole CRUMLIN-PEDERSEN / Tinna DAMGÅRD-SØRENSEN
海洋和实验考古学的视野拓展与方法改进：
以罗斯基勒维京船的发掘到原尺寸复原试航为例
奥勒·克拉姆林-佩德森 汀娜·达姆加德-索伦森

- 329 | Determining an Architectural Family and Its Evolution:
The Example of the Greek Tradition of Sewn Shipbuilding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Patrice POMEY
古代地中海希腊缝接造船传统：一种造船体系的确认及其演化的例证
帕特里斯·帕米
- 341 | Wrecks and Nautical Archaeology of Inland Waters: New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The Example of the 15th Century Wreck EP1-Canche (Pas-de-Calais, France)
Eric RIETH
内陆水域的沉船与船舶考古学研究新视角：
以法国加莱海峡省15世纪沉船康什河EP1为例 埃里克·李特
- 364 | Crews' Material Culture from the Study of Artefacts Recovered off Historic French
Shipwrecks: Gathering Data, Processing and New Evidence Elisabeth VEYRAT
从法国历史时期沉船文物看船员物质文化：资料收集、整理与新证据
伊丽莎白·维拉
- 381 | French Seamen and Chinese Commer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Voyage of La Découverte (1707-1716) Michel L' HOUR
十八世纪初期法国海员与中国贸易：“发现号”之旅（1707~1716）
米歇尔·劳尔
- 393 | 约稿启事
Call for Papers
- 395 | 编后记
Afterword

记“黑石号”(Batu Hitam)

沉船中的广东青瓷

On the Guangdong Celadon Wares from the Belitung Shipwreck

谢明良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Taiwan University)

内容摘要 /

本文主要是考察唐代“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打捞上岸的广东青瓷。经由与窑址和墓葬出土标本的比对,可以大致得知沉船舶载广东青瓷是来自梅县窑系和珠江河口区域等瓷窑所烧制。另一方面,若结合沉船其他遗物以及文献所记载的中国和波斯湾之间的航道,本文认为黑石号沉船这艘由尸罗夫商人所经营的缝合船(Sewn-Plank Ship),有较大可能是由聚积有大量各地物资的扬州出港,在一度停靠广州,后原拟顺风归航波斯湾,却不幸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触礁沉没。

关键词 /

唐代 黑石号 广东青瓷 扬州

ABSTRACT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uangdong celadon wares salvaged from the Belitung shipwreck of Tang dynasty. A comparison with kiln locations and excavated burial objects indicates that the Guangdong celadon wares from the wreck were produced in Meixian kilns and the porcelain kilns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area. On the other h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other remains from the wreck and the recorded navigational rou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Persian Gulf,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Belitung shipwreck, a sewn-plank ship operated by Siraf merchants, was likely to set sail from Yangzhou, a port storing large quantities of goods from various places, but suffered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on the way sailing back with the monsoon to the Gulf after a stopover at Guangzhou.

KEY WORDS / Tang dynasty; Belitung shipwreck; Guangdong celadon wares; Yangzhou

前言

1998年，距离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海岸不及1千米，深度约仅17米的海底偶然发现大量成堆的陶瓷等遗物。初勘结果，确认是属于沉船遗留。由于该沉船推测可能是因撞及西北150米处当地人称为“黑石”的黑色大礁岩而失事沉没，因此参与勘查工作的人员遂将之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黑石号”沉船的探勘打捞作业始于1998年9月，之后曾因西北季风一度中断工作，翌年4月重新开工，同年6月基本竣工。

从长约15米的“黑石号”沉船遗骸打捞上岸的遗物种类和数量极为丰富，就其质材而言，至少包括有金、银、铜、铁、铅、骨、木、石、玻璃和各类的香料以及陶瓷器等，而除了植物香料和玻璃等遗物之外，绝大多数的文物均来自中国所制造生产。其中，以陶瓷器的数量最为惊人，估计至少有六万七千余件。依据目前所累积的中国陶瓷史研究成果，人们已可轻易地判明沉船陶瓷主要是属于公元九世纪的产品。特别是沉船中发现的一件器外壁在入窑烧造之前阴刻“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记的长沙窑釉下彩绘碗（图一），而与该纪年铭碗形制相同的长沙窑彩绘瓷碗于沉船中达数万件之多。因此，如果我们相信瓷器从烧成至贩卖之间不至于相距太久，则“黑石号”沉船的绝对年代就有可能是在晚唐宝历二年（826年）或之后不久。

十年前，我受委托调查“黑石号”出水陶瓷，并撰文考察沉船所见中国陶瓷^[1]。不过，当时撰文的重点是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以及河南省巩县窑所谓唐青花和窑口仍待确认的北方窑系铅釉陶器，对于广东青瓷只是轻轻掠过，未能详细介绍。2010年沉船图录正式出版，其中虽亦包括广东青瓷制品，可惜或因受限于篇幅^[2]，其内容亦属简介性质。考虑到“黑石号”沉船存在着一些至今未曾披露或者说尚未被辨识出来的广东青瓷，所以我想借由过往调查“黑石号”陶瓷的见闻，结合近年考古发掘数据，尽可能如实地呈现沉船舶载广东青瓷的具体面貌。行文时的原则是：先归纳、梳理沉船中广东青瓷的种类，除了例举中国考古遗迹所见相同器类以便厘测特定器类的相对年代和可能的产地之外，亦将适时指出中国以外消费地同类制品的出土实例。文末再次省思“黑石号”沉船的贸易商圈兼及解缆出航港湾等航路问题。

^[1] 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原载《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年，后收入《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2005年，页81～134。

^[2] Regina Krahl. *Green Wares of Southern China.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2010, pp. 195–199.



图一 “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碗

1. 釉下彩绘 2. 宝历二年(826年)七月十六日刻铭 3. 铭文线描图

二

沉船所见广东青瓷的种类

陶瓷器的分类因人而异,有多种不同的区分方案。就“黑石号”沉船的广东青瓷而言,相对理想的分类方案或许应该是先区分作品的产区而后进行器式排比。不过,就笔者目前所能掌握到的广东地区青瓷窑址调查资料看来,虽有部分窑址出土标本可与沉船作品进行比附,从而得知其确切的产地,但沉船所见推测属广东青瓷当中,事实上还包括许多仅只依据作品的器形和胎釉特征所做的主观判断,而支持此一判断的原因无非是类似器式曾出现于广东地区墓葬或遗址等间接线索罢了。尽管目前窑址调查资料未臻齐备^[1],难以涵盖沉船所见多样的青瓷标本,但似可参酌20世纪80年代后期何翠媚调查广东瓷窑的见闻资料,得以对沉船青瓷标本进行间接的产地厘测。本文以下的分类主要即依据中国考古单位的考古报告书和何翠媚瓷窑田野调查资料,惟其中亦包括部分个人依据胎釉特征所做的产地推测。

1. 梅县青瓷窑系

沉船所见广东窑系青瓷当中,以一类胎骨厚重,整体施罩青色调透明开片亮厚釉的作品最为精良,所见器式多属碗、盘类,亦见少量壶罐。从广东梅县唐墓屡次出现该类青瓷碗^[4],同时梅县水车公社等窑址也出土了造型特征完全一致的标本^[5],可以认为沉船中的该类施罩透明亮厚青绿釉的作品,是来自唐代梅县窑区所生产。

[1] 何翠媚著、土桥理子译:《唐代末期における廣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第12期,1992年,页159~184。

[4] 广东省博物馆(古运泉):《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3期,页211图5之一。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5年,页220所载窑坑3号墓出土品。

[5] 曾广亿:《梅县古窑址调查简记》,原载广东《文博通讯》1978年第3期,收入: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文物考古资料选辑》第1辑,1989年,页193~195转页188。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1987~1998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页176图147之1;图版123之1。

^[7] 何翠媚著、田中和彦译:《タイ南部・コーカオ島とポー岬出土の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第11期,1991年,页60、62及页78图15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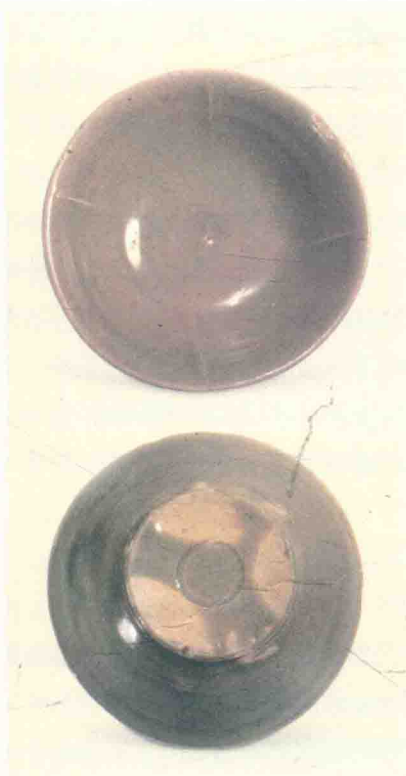
^[8] 山本信夫:《日本、東南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9~10世紀の貿易とイスラム陶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94集,2002年,页110、111。

^[9]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唐宋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页87图75。

计百余件的梅县窑系青瓷碗的造型多呈敞口,斜弧壁,底置宽圈足或壁足。圈足碗口沿切割成四花口,花口以下器身外壁饰凹槽,内壁对称处有出戟,满釉,底有三处团状支烧痕(图二);壁足碗亦施满釉,仅于足上抹拭出三块团状垫烧时的涩胎,口沿有四花口和平口等二式,前者于内壁于花口下方饰出筋,后者于内壁等距饰四道纵向出筋(图三)。应予留意的是,除了广东地区唐墓之外,江苏省扬州文化宫遗址(YWF1)曾经出土类似器式的壁足青瓷碗^[6](图四),但其确实产地还有待查证。另外,东南亚泰国等地亦见类似标本,何翠媚依据其本人所调查的梅县瓦坑口和罗屋坑等窑址数据将称为“梅县瓷”^[7],山本信夫从之,但将其归入“广东青瓷A类”^[8]。碗盘类之外,沉船打捞文物中另包括壶罐类,如一件双系带流罐(图五),其胎釉和器形特征均和20世纪80年代梅县墓所出推测是梅县水车窑制品(图六)一致^[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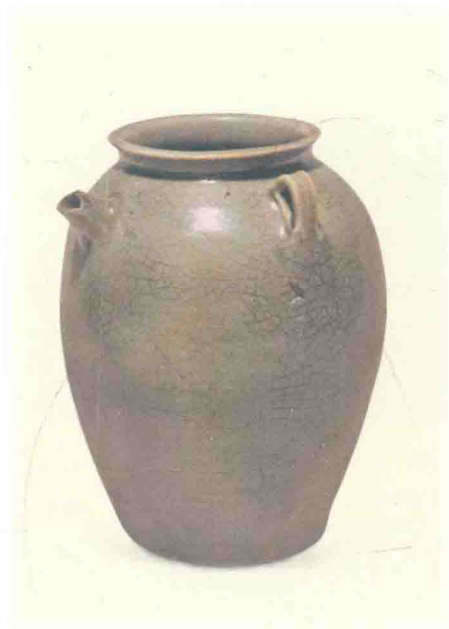
图二 四花口圈足碗
(“黑石号”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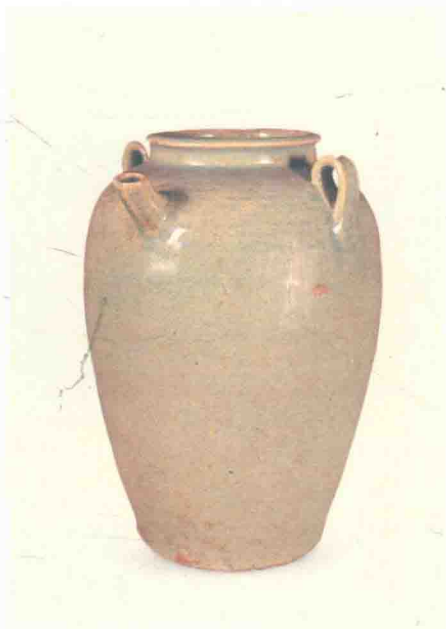
图三 四出筋壁足碗
(“黑石号”出水)



图四 敞口壁足碗
(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



图五 双系带流罐
(“黑石号”出水)



图六 双系带流罐
(梅县唐墓出土)

2. 珠江河口区域及其他窑群

沉船所见此类青瓷标本，包括内壁以耐光泥团垫烧而成的粗质青瓷器形计有：

敞口饼足碗 内壁近口沿处阴刻弦纹一周，弦纹下方间隔分布六只垫烧泥团痕。外壁半截釉，釉斑驳不均（图七）。类似青瓷制品除出土于广东省之外^[10]（图八），江苏省扬州文化宫（图YWF2）^[11]（图九）、（YWG4mA）^[12]，亦曾出土。

圈底碗 口微敛，内壁近口沿处阴刻弦纹一周，弦纹下方留有等距的六个垫烧用砖红色泥团。施青黄薄釉，有剥釉现象，外壁施釉不到底，露胎处可见六只团状垫烧痕迹（图一〇）。属珠江河口区域的高明大岗山窑^[13]、新会官冲窑^[14]、古劳窑址群、凤岗支群^[15]或佛山奇石窑^[16]等窑址可见类似标本；广州南越王宫苑遗址也出土了同类青釉制品^[17]（图一一）。东南亚亦见出土，相当于山本所谓的“广东青瓷B类”^[18]。

折沿盆 折沿带唇，内壁弧度收成大平底，有六只团形垫烧泥痕，釉色青绿，施釉不均，有明显泪痕。外壁半截釉，下置饼形假圈足，饼足内侧修一道凹痕（图一二），珠江口区域古劳窑群、凤岗支群可见类似标本^[19]（图一三）。

平口四系盆 平口以下斜直内收成大平底，外壁近口沿处等距贴置四只横耳（图一四）。青黄釉釉质不均，泪痕明显。类似标本见于新会官冲窑址^[20]（图一五）。

唇口盂 口呈唇口式，大口，斜弧壁，平底。釉色不一，既见施罩青黄色釉者（图一六），亦见青灰色釉制品（图一七），釉带开片。类似作品多次出土

^[10] 广东省博物馆等：前引《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页227图上。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前引《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页147图120之1，图版80之5。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前引《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页176图147之4，图版123之1。

^[13]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专区的几处古窑址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12期，页53。

^[14]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专区的几处古窑址调查简报》，页54、55。薛剑虹：《新会、鹤山古陶瓷窑址初探》，收入Ho Chumei edited. *Ancient Ceramic Kiln Technology in Asi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27, pl.3-6.

^[15] 何翠媚著、土桥理子译：前引《唐代末期における廣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页177图1、2。

^[16] 黄晓慧：《佛山奇石古窑与相关问题》，《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页450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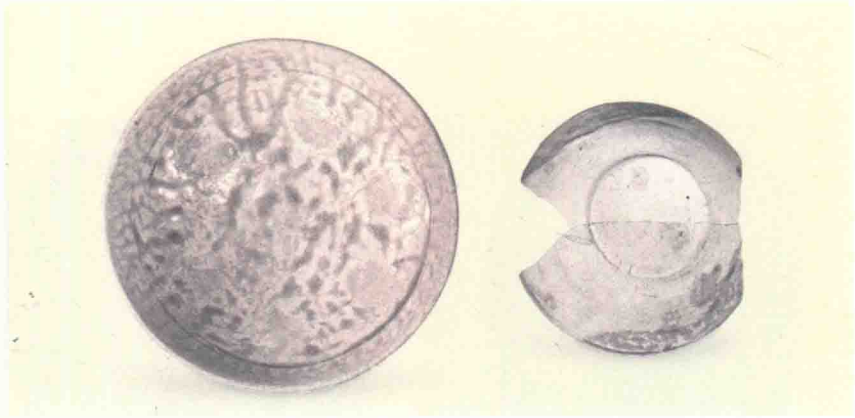
^[17] 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等：《南越王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图版76之5、图版77之1。

^[18] 山本信夫：前引《日本、東南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9-10世紀の貿易とイスラム陶器》，页111。

^[19] 何翠媚著、土桥理子译：前引《唐代末期における廣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页177图1、2。



图七 敞口碗
(“黑石号”出水)



图八 敞口碗
(香港赤腊角深湾村出土)



图九 敞口碗
(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



图一〇 圈底碗
(“黑石号”出水)



图一一 圈底碗
(南越王宫苑遗址出土)



图一二 折沿盆
(“黑石号”出水)



图一三 珠江口区域窑址群出土瓷器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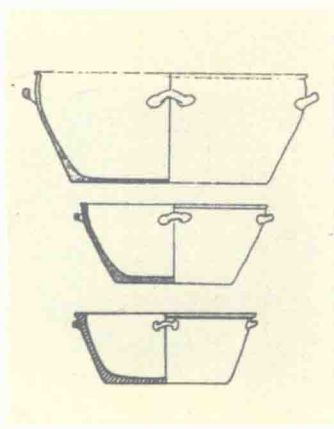




图一四 平口四系盆
(“黑石号”出水)



图一五 平口四系盆
(新会官冲窑址出土)



图一六 唇口盂
(“黑石号”出水)



图一七 唇口盂
(“黑石号”出水)

于广东地区唐墓，如始兴县赤土岭（赤南M13）^[21]（图一八）、广州皇沙（M2）^[22]、广州市太和岗御龙庭工地（M61）均曾出土^[23]。

短颈罐 口沿外翻，束短颈，肩以下弧度内收，平底。施青黄色薄釉（图一九），个别作品釉剥落殆尽（图二〇）。类似作品见广州黄花岗唐墓（M13）^[24]（图二一）。

唇口双系大口罐 大口，口沿呈唇状，口以下斜弧内收成平底，整体造型略如前述唇口盂。不同的是另于罐肩置二横系，内外施青绿（图二二）或青黄、黄褐等色釉，外壁施釉不到底（图二三）。20世纪70年代西沙群岛北礁礁盘打捞出类似制品^[25]（图二四）；广州南越王宫苑遗址亦曾出土类似作品^[26]（图二五）。另外，沉船另见一式肩置二横系及多棱短流的青釉带盖罐（图二六），从胎釉特征看来有可能属广东瓷窑制品。

唇口四系罐 唇口，口沿下方饰数周阴刻弦纹，最大径在肩部，以下斜弧内收成平底，肩置四横系，施淡青釉不到底（图二七）。广东韶关市北郊卒戣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尚书右丞相张九龄墓曾见类似器式的唇口四系罐^[27]（图二八）。

短口溜肩四系罐 短平口，口沿以下斜弧外敞，最大径在器身中部，以下斜弧内收成平底，器肩部位置四横系，施釉不到底（图二九）。造型相

^[2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刘成基）：《广东新会官冲古窑址》，《文物》2000年第6期，页36及页29图7之12~14。

^[21] 广东省博物馆等：前引《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页231图上。

^[22] 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等）：《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2），1982年，页130图25之9。

^[23]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铢积寸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58图155。

^[2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海仁）：《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页480图27之5。

^[25]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页61图上。

^[26] 南越王宫博物院筹建处等：前引《南越王宫遗址1995、1997考古发掘报告》下，图版76之2。

^[27]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杨豪）：《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61年第6期，页50图9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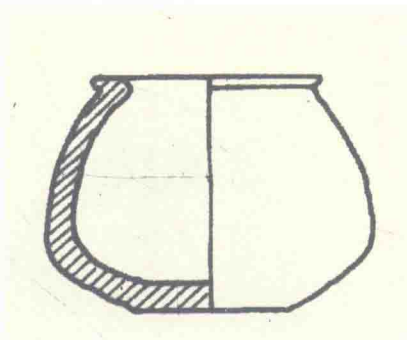
图一八 唇口盂
(始兴县赤土岭唐墓赤南M13出土)



图一九 短颈罐
(“黑石号”出水)



图二〇 短颈罐
(“黑石号”出水)



图二一 短颈罐
(黄花岗唐墓M13出土)



图二二 唇口双系大口罐
(“黑石号”出水)



图二三 唇口双系大口罐
(“黑石号”出水)



图二四 唇口双系大口罐
(西沙群岛北礁打捞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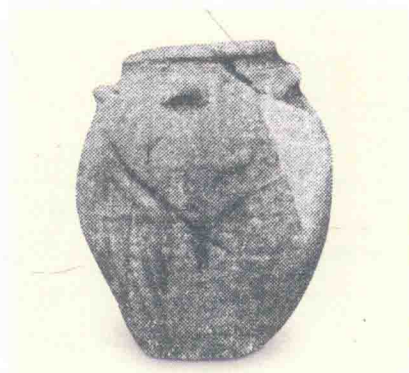
图二五 唇口双系大口罐
(南越王宫苑遗址出土)



图二六 双系带流盖罐
(“黑石号”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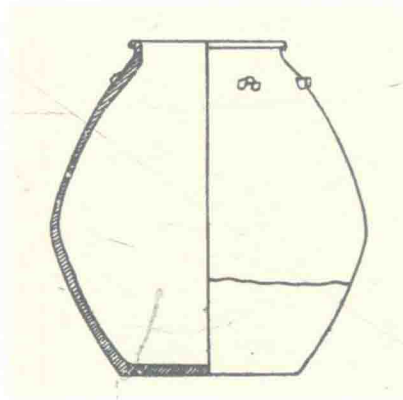
图二七 唇口四系罐
(“黑石号”出水)



图二八 唇口四系罐
(韶关市唐张九龄墓出土)



图二九 短口溜肩四系罐
(“黑石号”出水)



图三〇 短口溜肩四系罐
(始兴县赤土岭唐墓赤南M23出土)



图三一 阴刻有阿拉伯文铭文的四系罐残片
(伊朗尸罗夫遗址出土)



图三二 短口鼓肩四系罐及其墨书
(“黑石号”出水)



似的带系罐曾见于广州唐墓(赤南M23)^[28](图三〇)、20世纪70年代David Whitehouse所报导波斯湾尸罗夫(Siraf)出土的带阴刻阿拉伯文的青釉带系罐残片可能亦属相近罐式^[29](图三一)。后者口肩部位特征与江苏省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的所谓宜兴窑青釉四系罐,有类似之处^[30],但还有待日后进一步的验证。

短口鼓肩四系罐 短口,鼓肩,肩腹部位饰阴刻弦纹,上置四横系,最大径肩腹处,以下斜弧内收成平底。沉船此类罐式青釉色调不一,有呈青绿或青灰者,口部口径也有大小的区别,施釉不到底。其中一件施罩青灰色釉的大口罐,器腹露胎处有墨书^[31](图三二),但内容无法识别。广州唐墓(赤南M13)曾出土相近四系罐^[32](图三三)。另外,广东珠江口地区鹤山县古劳窑址和安铺港地区遂溪县杨柑河窑址曾采集到类似的带系罐残片^[33]。

短口鼓肩四系带流罐 短口,鼓肩,肩部阴刻弦纹上置四横系,器形和釉色一如前述短口鼓肩四系罐(图三四)。不同的只是在两只系耳之间另饰注流,注流造型属多棱式,打捞出水时有的内置铅条(图三五)或八角(图三六),另据参与沉船打捞作业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有的内贮白瓷杯。珠江口区域和雷州半岛西北地区窑址曾见采集到类似标本^[34]。这类青釉四系带流罐既见于泰国南部林文波(Laem Pho)遗址^[35],还见于伊朗尸罗夫(Siraf)港湾遗迹^[36]。尤可注意的是,扬州汶河路遗迹也出土了笔者推测属于广东窑系的同类四系带流罐^[37](图三七)。

六系橄榄形大罐 唇口,口沿无釉,溜肩以下外弧至器上腹部位而后内

[28] 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等):前引《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页130图25之5。

[29] David Whitehouse, *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 the Earliest Finds*, New Jersey: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Noyes Press, 1993, p. 245, fig.18.1 J. D. Frierman, 'T'ang and Sung Ceramics Exported to the West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riental Art*, Summer 1978, p.196, fig. 1. 2.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前引《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页156图128之4及图版92之2。

[31] 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等):前引《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页130图25之1、2。

[32] 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等):前引《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页130图25之4。

[33] 何翠媚著、土桥理子译:前引《唐代末期における廣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頁59~184。

[34] 何翠媚著、土桥理子译:前引《唐代末期における廣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頁2。

[35] 何翠媚著、土桥理子译:前引《唐代末期における廣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頁8图5右上。

[36] Moria Tampoe.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555, 1989, p.307, No.1321, 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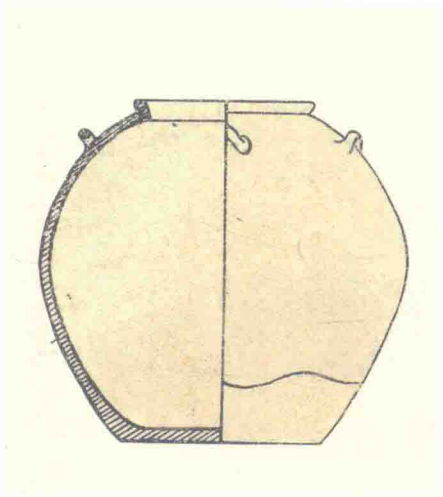
[37] 扬州博物馆等:《扬州古陶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48。

[38] J. D. Frierman. *T'ang and Sung Ceramics Exported to the West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p.196, fig.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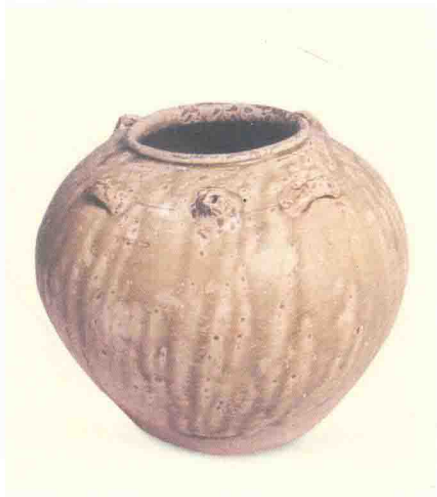
[39]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 1965, vol.2, pp.188-189: DAYBUL; Mumtaz Husain Siud, *Arab Period*, Hyderabad, pp.417-427. 转引自:家岛彦一:《インド洋におけるシーラーフ系商人の交易ネットワークと物品の流通》,收入:田边胜美等:《深井督司博士追悼シルクロード美術论集》,东京:吉川弘文馆,1987年,页211。

[40] 佐佐木达夫:《バンボール出土の中國陶磁と海上貿易》,收入:田边胜美等:《深井督司博士追悼シルクロード美術论集》,东京:吉川弘文馆,1987年,页247。

[41]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曾广忆):《广东新会官冲古代窑址》,《考古》1963年第4期,页222图4之8。薛剑虹:前引《新会、鹤山古陶窑址初探》, p.27, pl.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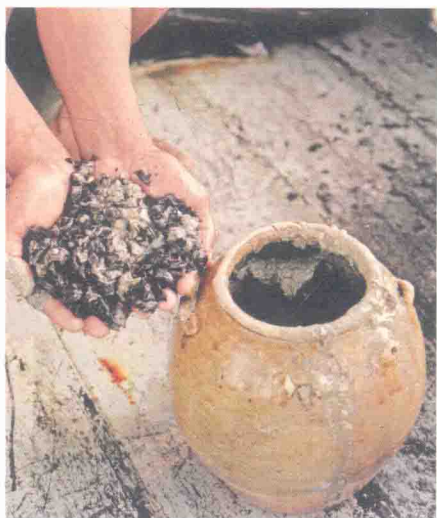
图三三 短口鼓肩四系罐
(始兴县赤土岭唐墓赤南M13出土)



图三四 短口鼓肩四系带流罐
(“黑石号”出水)



图三五 短口鼓肩四系带流罐
(内贮铅条, “黑石号”出水)



图三六 短口鼓肩四系带流罐
(内贮八角, “黑石号”出水)

收成平底,肩饰阴刻弦纹一周,上贴置六只横系(图三八),系耳之间偶见“端政”(图三九)、“文”等刻铭。施釉不到底,釉色多呈黄褐色调,釉质不匀,有明显泪痕,造型尺寸较大,通高近80厘米。从打捞出水时罐内摻迭长沙窑碗(图四〇),可知“黑石号”所见此类大量的坛罐是作为陶瓷等物品舶载时的外容器。这类六系大罐除了出土于伊朗尸罗夫遗迹之外^[38],还曾见于巴基斯坦喀拉蚩(Karachi)以东的中世都市遗迹班勃卢(Banbhore)(图四一),该遗迹有可能是九世纪贾耽著《广州通海夷道》所记提颡国的所在地^[39]。虽然此一俗称为Dusun ware的青釉带系大罐有时被视为是9~11世纪时期越窑系作品^[40],不过从“黑石号”沉船彩绘碗多系装盛于该类大罐之中,知其年绝不晚于九世纪前期;另从广东地区部分瓷窑窑址曾经出土造型不完全一致,但胎釉特征则和该类青釉大罐颇为近似的带系罐标本一事看来^[41],不排除这类作为陶瓷等商品外容器的青釉大罐有可能来自广东地区瓷窑所烧造。最